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政治部的恢復和整頓(沛)裁厘加稅延期(純)

滿蒙風雲日急(雲)船鈔附稅停頓(雲)

戰時財政

楊端六

發行鈔票與擠兌

南陔

薩各與樊才第的案件

張慰慈

薩樊案件附記

適之

撕掉的一頁(小說)

許君遠

殭骸(小說)

胡也頻

追不上(詩)

饒孟侃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43, September 3,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四三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九月三日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上海特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本刊移滬出版啟事

本週刊在北京發行以來每星期六日出版幸能繼續至今未曾愆期現已出到第一百三十七期今為編輯上及發行上之便利起見移到上海出版形式與內容均更求完善定閱全年及零售價格仍照舊不加對於現有各定戶第一百三十七期以前各期均歸北京直接郵寄第一百三十八期以後則由上海郵寄惟在此過渡時期因手續上不免有先後故定戶收報不免略有參差尚望原諒為幸嗣後關於定報及廣告事項請向下列發行所接洽關於投稿及其他通訊事項可向下列編輯所接洽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編輯所 上海法租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

書店

中國國民黨 上海黨務訓練所叢書

工人問題

彭學沛著

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

王世杰著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

太平洋書店發行

醴陵劉彥著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本書都六十萬言，歷述我國自中西交通以來之種種外交失敗，史跡，繼續陳述。實可稱為「帝國主義欺侮中國的狀罪彙編」。我們為要使全世界人類知道帝國主義的兇悍惡毒，雖然這些都是我們不忍卒談的傷心往事，但是國恥豈可不雪嗎？大仇豈可不報嗎？帝國主義這種虎狼還可任其橫行嗎？所以本書毅然出世，以宣布其罪惡。我國人若能熟讀此書而憤謀之，則帝國主義之打倒，不平等條約之取消，中華民族之重見青天，直指願聞事耳。

精裝一册定價大洋三元八角

平裝一册定價大洋三元二角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關稅自主聲中

—— 參攷要籍 ——

- 中國關稅制度論……………一元
- 中國關稅問題……………一角
- 中國陸路關稅史……………二角
- 關稅與國權……………特價一元九角二分
- 民國財政論……………二元四角
- 中國國際商約論……………九角
- 中外訂約失權論……………二角
- 增訂國際條約大全……………三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短評

政治部的恢復和整頓

復和整頓

政治部的作用，分析起來，可說有兩種。第一是監督軍隊，第二是教育軍隊。監督軍隊的政治部的設立，原來是效法俄國的辦法。這一種作用，在中國却不比在俄國那麼重要。因為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和兵士差不多都是國民黨員，并不像俄國當時軍隊有背叛共產黨恢復帝政那麼大的危險。并且假令那軍隊的軍官真正是反動的軍閥，僅僅幾個政治部人員的牽制能力，也實在有限。雖然國民革命軍中的份子不齊，雖然有力量小的政治部的監督比完全沒有監督機關較好，然而政治部終竟不易完全發揮這種責任。第二種作用却極重大而且可能。中國一般兵士的知識程度，誰也承認是極低的。他們打仗，完全是受長官的驅策，他們領餉，以為是長官的恩賜，他們還多是想着吃某家的飯替某家打仗。假若他們能夠像外國的兵士一樣，都能識字，都能看報，都能有一點政治常識公民常識，中國的軍閥制度，根本就很難維持。所以軍隊裏有一個政治部去教育軍隊，向他們說明黨義，解釋政治現狀，報告政治事件，實在是防止軍閥的妙法。

并且自設立政治部以來，許多火燄一樣的青年得到參加革命

現代評論 第六卷 第一百四十三期

的機會；他們在那乾燥無味的軍隊生活裏，在那容易腐化的軍隊生活裏，造出一種發揚鼓舞的精神；他們激烈，他們演說，他們唱歌，他們鼓譟。國民革命軍所造出的蓬蓬勃勃的氣燄，浩浩蕩蕩的聲勢，一部分實在由于政治部工作人員們的力量。

現在反過來，假若把他取消了，全國即刻生出萬數的失業者，這些失業者又通統是熱烈的青年；倘若沒有妥善的救濟方法，難免生出惡化的傾向。

根據以上的種種考慮，我們想：政治部雖然因財政的關係，暫時解散，然而從他的作用的重要和過去成績看來，實在有恢復的必要。不過向來政治部的缺點，在于權限不清，糜費太甚；從前的政治部，往往越過本來的範圍，干涉到軍隊訓練以外的政事，而且人數亦有時失于浮濫，對於經費有時亦不很樽節——有時一團兵裏出一種出版物。——將來恢復政治部的時候，對於這些弊病，一定不要忘記匡正。（沛）

裁厘加稅延期

九月一日實施的裁厘加稅令，據總商會的請願，海關監督的聲明，浙省當局的設施，已非延期不可了。綜計數月以來國民政府對於財政金融的法令，如煤油稅令，如禁止麵粉出口令，禁止現金出口令，以及裁厘加稅令，都不免事後修正變更，多少都未免有礙政府的威信，尤以裁厘加稅一舉，是對於八十年不平等條

約的以擊，是中國民族經濟解放的第一聲，關係何等重大，現在竟至無期延期，實在是狠可痛惜的事。固然因關係愈重大，阻力也愈重大，現在對於一切阻力的如何排除或疏解，還不會有惡戰苦鬥的痕跡，而就畏難而退，未免使民衆失望。但是中央政府諸委員的辭職，致政務無人主持，也確是本問題不能進行的最大原因，可見內政對於外交的影響之重大了。現在國民政府應該鄭重宣言，一面說明延期的理由，一面仍堅持自主的主張，以爲將來環境改善時的預備。（純）

蒙滿風雲
日急

日本田中內閣的「積極」政策，自經過八月十五日的大連準備會議後，已於八月廿五日正式開始進行了。日使芳澤於那天向張作霖正式提出那「解決中日懸案」的要求後，不到兩天，奉命唯謹的張作霖即派楊宇霆於二十七日，親到日使館，和芳澤開始談判。聽說日本這回的要求，最重大的是（一）中國此後不得再進行在東三省建築鐵路，致妨日本因享有南滿鐵道管理權所取得的政治和經濟的武器。例如中國擬築的奉天吉林及遠東朝陽二綫，應即時取消。（二）中國不得再延宕或阻撓日本人在滿蒙行使商租權。此外日本又要求，得在中韓邊境隨時設置領事館，和中國不得干涉日本報紙在奉天分銷等。

我們如果記得民國五年日置益奉大隈之命，向袁世凱提出那

遺臭萬年的「二十一條要求」時的情形，大概可以想像這回日本要求所造成的嚴重時局。實際我們這回所住的環境，比十年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時候，更爲危險十倍。第一，十年前，我們無論如何，還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且因日本的要求，是吞併中國全部的企圖，國人一致的併命抵抗。現在國民政府還沒有統一全國，又正當南北戰爭對抗的時候，而日本的要求，僅限於滿蒙，國人多少容易忽視。第二，這回張作霖想做總統，是和袁世凱那時想做皇帝一樣，同是給日本人以一個要挾利誘的機會。却是袁世凱無論如何，是反對日本的。而張作霖是日本的傀儡；那是人人知道的。第三，民國五年時，各國雖然因爲歐戰，無力兼顧遠東問題。却是那時還有美國的威爾遜提出抗議。英國雖沒有抗議，聽說葛雷還想勸阻。現在美國的抗議是不消說了。英國近來力圖與日本接近，恐怕還會發惠日本對中國侵略。以移轉我們國民運動的視線罷。且英美爲擁護他們所謂「白色人種」的政策，早已公開的表示日本可向滿蒙發展。其實日本的侵略滿蒙政策，自新銀團成立以來，早已得了英美的默認的。此外俄國孤立無援，更沒有力量抵抗日本這回的攻襲。在這樣情形之下，除非國民革命早日到達北京打倒爲日本走狗的軍閥，我們是不會有生路的，至張作霖所訂條約不能有效，國民政府對於這層也應有適當的表示。（雲）

船鈔附稅 停頓

財政部提案的船鈔附稅，原案爲正稅的百分之五十，後來改爲正稅的百分之二十五，定於八月四日開始徵收，因法國船隻首先拒納，其餘各國也就觀望不前。他們最後的辦法：是一面向

國民政府抗議，一面將應納的附稅寄存各國領事館，以待附稅問題的解決，所以現在出入的船舶，依然只納正稅，置我國的法令於不顧。這種態度，固然是帝國主義者強橫無理的表徵，但是政府對於船鈔的設施，也不無可議之點。我們現在的外交方針，是要打破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戰線，而單獨向英日——尤其是英——進攻，一切設施舉措，都應以此爲標準。但是這次的船鈔附稅，未免與這個方針違背。現在各國來往中國沿岸的船隻，以英日兩國爲最多，但是這兩國的本國或領土都和中國接近，往來極爲容易，不比其他各國相隔甚遠，不易往來。照舊來船鈔制度；百五十噸以上船隻，每噸納稅銀四錢，百五十噸及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稅銀一錢，每船納稅銀一次，在四個月以內再進口時，可以免稅，過期再納。因有四個月期限的原故，近海的船比之遠洋的船其利害就不相同。若照現行附稅辦法，英日兩國船隻，可以加增航行的次數，以圖附稅負擔的分散，但是法，美等國的船隻就沒有彌縫的方法。況且英日兩國多貨船，而其他各國多客船；英日的船隻噸位小，而其他各國船隻的噸位大，這都是英日兩國優

越之點，而這次噸稅附稅又不曾將英日兩國的優越點助長，使其他各國更立於競爭不利的地位，無怪乎法，美兩國首先出而反對了。爲貫徹單獨對英日的外交方針起見，對於附船鈔稅應爲差別的徵收，差別的標準應根據客船貨船性質，和遠洋近海的途程，而分別稅率的高下。（壬）

戰時財政

楊端六

戰時財政這種題目，在外國是一個極有興味的題目，尤其是在歐戰時候的英德各國，給我們以不少的研究資料。我們一看見報上發表對敵宣戰的佈告，就馬上繼續看見財政總長在國會提出戰時財政的臨時計劃，如何增加預算，如何籌畫戰債，如何發行短期國庫券，如何管理金融界，一件一件說得有條不紊。到後來戰事延長，財政總長又出來報告，戰時財政的永久計畫，又如何追加預算，如何增加稅收，如何募集長期公債，如何節省不急開支。說得天花亂墜，使我們看報的，或是聽演說的，彷彿覺得他是在開着一部機器，很迅速的在那裏旋轉，在政府並不覺得困難，在民間也並不覺得苦悶。這纔是戰時財政的大觀。要明瞭中國的戰時財政，我且先把戰時財政和平時財政的分別說說。

戰時財政和平時財政的分別

戰時財政的性質是不定的，所以預算也不能確定。平時財政

所以能有預算，是因為根據大旨一定的習慣，所以預算與決算，雖不能完全相符，而大旨相差不過。戰時的支出是要根據戰事的發展，而戰事的發展決不是財政當局所能預料的，所以戰時財政不能有確定的預算。這不是說，預算制度可以完全破壞。預算案不能確定，是說預算總額不能確定，並不是一切預算制度都不能確定。比方一個兵的給養每月應該有幾何，一架槍的製造費應該有幾何，一個傷兵的撫恤費應該有幾何，一個宣傳隊的宣傳費應該有幾何，都是一項一項的可以詳細計算的，並不是籠統一筆帳可以報銷的。最困難的是要曉得動員的人數確有若干，領用的軍械確有若干，而後可以算出軍費的總額來。講到這裏，並不專是財政當局的责任。軍事當局如果能够服從政府的命令，這問題就有解決的希望。

戰時財政的籌畫是應急的，所以收入不能不採特別的方法。平時國庫的收入大概仰給於稅收，非至萬不得已，決不作寅支卯糧之舉，因為健全的財政，不僅替國家管理財政，而且替社會謀公平的負擔。借債度日，是以財政上的負擔移到將來的後嗣身上。戰事如果有高遠的目的，也是替後嗣謀解放求幸福的一件事，所以在理論上說來，借債也可說是很公平的方法。況且稅收不是一時可以增加的，所以在事實上更不能不任於借債的一途。以稅收歸還長債，以長期整理短債的方法，在戰時尤為適用。故借債

的結果，最後仍是一個課稅，不如此，人民不能信任政府，第二次再要借債就不容易了。在財政不甚健全的國家，不僅現在的稅收不成功，就是將來的稅收也無希望，如是只有發鈔票的一法勉強可以救急。鈔票如果發得不十分濫，就是漸漸跌價，在負擔公平的原則上也不是絕對說不過去。不過鈔票為金融的血脈；血脈一亂，身體就不可支持，所以賢明的財政當局總不敢輕於一試。

戰時財政的用途是非常的，所以支出不可不採嚴緊的手段。平時歲出自然也有一定的範圍，不可濫費，然而戰時在國家看來，大概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從容論道鋪張揚厲的時候，所以平常一切開支，不應該再加擴充，而且應當酌量收縮，把節省下來的錢，彌補軍事上的用費。二十世紀的戰時支出大約可分為五類：（一）軍餉，（二）軍械，（三）醫藥撫恤費，（四）宣傳費，（五）民食維持費。除此以外，大概都可以從緩，或從省開支。軍費只要百萬可以够用而用到了二百萬，固然是戰時財政的失敗，軍費只用百萬而戰債籌了二百萬，也不是戰時財政所應有的現象。

國民政府的財政概況

國民政府自從在廣州建設以來，差不多天天在戰時狀態之中。軍政時期至今未告終結，然在廣州時代，國民政府財政部做了一件差強人意的事，就是十五年度廣東省庫和國庫的決算報告。

民國十幾年，北京政府只發表了幾次預算案，就是袁世凱極盛時代，也沒有一次決算報告。沒有決算，預算完全是虛偽的東西。據當時財政部長朱子文報告，十五年度國庫收入，共計九千九百九十七萬九千元，支出共計九千九百四十萬零二千元，歲餘五十七萬七千元。查其報告內容，雖則收入一方面有三千萬元的公債庫券，然支出一方面也有九百餘萬元的還欠。出入兩抵，實際不過二千萬元左右。支出所以達到最近一萬萬元的原故，就是軍政一項去了七千二百餘萬元。可見十五年度的國民政府財政，完全受戰時狀況的支配。然戰事發展，軍費愈加浩繁。南京國民政府的預算，遂超過廣東時代的一倍以上。本年六月份軍費為一千六百萬元，七月至十二月的預算，竟達每月軍費二千萬元政費二百萬元共計二千二百萬元的巨額。我們不說東南六省人民的負擔能否達到此數，我們要問二千萬元一月的軍費應該給養若干萬兵士。廣東時代的國務費不過一千萬元，現在要二千四百萬元，也未免稍近鋪張。據財政部報告，這六個月中，可靠的收入約有一萬三千餘萬，（連二五庫券三千萬在內），其餘不敷六千萬，要想發行鹽餘庫券以彌補之。這種財政計畫，是根據七月間的情形設立的，現在自然不能相符，然而我們覺得南京時代的戰時財政比較廣州時代的要差得很多。這種鋪張揚厲的財政計畫卒至不能實行，所以八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中央聯席會議，決定整頓軍事案

五項，節省政費案二項（註）。如果寧漢合併以後，仿照這次會議的精神，進行改革財政方案，前途還是可以樂觀的。

戰時財政計畫中有一件很緊要的事，而為當局所容易忘記的，是民食問題。在戰爭狀態之中，因為交通阻礙的原故，民食總不會十分充裕，所以政府應當設法使牠得到比較充裕的供給。現在湖南收穫極佳，鄉間穀價只有一元餘，米價只有三四元一担，為近年來稀有的現象。如果政府真是為民生而戰，應該一方面努力北伐，一方面設法把湘米運到下江。如此，則湘中金融可以立刻活潑，江浙鄂皖一帶的糧食可以跌價，一舉而兩善備。鹽政的腐敗，向來有名。從來鹽關與官場勾結，造成所謂引岸制度，於是不產好鹽的地方人民，不得不被迫而吃粗惡的淮鹽。國民政府若是真正講求民生主義，應該以明令首先廢除這種制度。如果恐怕鹽商因此喪失財產，可以另設他法替他緩和。不料引岸制度還未廢除，反使向食精鹽的上海人民至不能購得精鹽，豈不可怪？其所以禁止精鹽起岸的理由，據說不應用蒲包裝運，而應用紙包裝運。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理由，骨子裏，我們覺得計畫中的鹽餘庫券六千萬和希望將來可以得到的鹽票驗費三千萬似與禁止精鹽不無關係。我以為從鹽裏頭籌款也未始不可，何必犧牲一般人民的幸福至於如此？

（註）整頓軍事案五項：（一）複雜軍隊一律歸併。（二）

徒手步隊一律裁撤。其士兵撥補各軍額。(三)各種不重
要軍事機關一律裁撤，如宣撫使宣撫司令等類。(四)總政
治訓練部各軍政治工作機關縮小範圍，另行改組。其編製表
由軍事委員會另定之。(五)整頓兵站。節省政費案二項：
(一)在財政困難時期中各種政治機關應縮小範圍，例如市
政府之各局應酌量歸併。(二)關係建設事業除可自行籌款
者外，暫時停止以節費用。

發行鈔票與擠兌

南 陔

報載上海中央銀行有發行鈔票的通告，同時新聞欄內又有廣
東中央銀行擠兌的消息。一方面忙于發行，一方面忙于擠兌；一
方面表示財政專家籌款的手段實在敏捷，一方面表示人民對於國
家銀行的信用實在薄弱。廣東中央的紙幣，信用向來好；偶因政
治上的風潮，尙有此種現象。可見發行鈔票，——尤其是在現在
的中國，——不是一件容易對付的事。

原來國家當軍興時代，財政上籌款的方法，從理論上講來，
發鈔票不如募公債，募公債不如整理租稅。因紙幣發得太多，價
格必低，同時各種物價必異常增高，人民既吃苦萬分，政府亦未
見有利。在戰時，政府本身乃一大消費者，物價漲則政府之支出
亦增，且各種國有收入，亦必以紙幣價落之故，而有實質上減少

之勢。但軍興的時候，非款不可。紙幣既不可行，則款項又從何
而出？故各種公債與愛國捐救國捐等蜂擁而起。不過此種公債，
在戰事初起時，自是一時救急之計劃。然公債必付利，到期爲信
用計必還本，歸還時之本與利，又從何而出？結果還是加重人民
的負擔。所以說，最後的辦法，還是整理租稅。

但是此種說法，對於飲鴆止渴的財政家，斷不能照辦。按照
他們的辦法，或者完全與此相反。就是整理租稅，不如募債，募
債不如發行鈔票。因從事實方面而言，整理租稅，非一時所能辦
到。且設官設局，費時更久，需費亦大。比較救急的辦法，莫如
募債。但是募債，還要邀請大家，開會聚議；或分頭指派，按戶
強迫。此種辦法，若是大敵在前，庫空如洗，何能如此從容下去
。所以世界上最聰明的財政家，莫不採用極敏捷的方法。所謂極
敏捷的方法，自然不是舊式的即刻增發大宗不兌現紙幣，表面上
第一步，還是採用準備金十足的兌現的方法。不過所謂十足二字
，自然另有解釋，例如德國 *Reutenmark* 之十足，俄國 *Oden*，
onein 之十足等等是。至于第二步若何？將來若何，此時自可不
談。如此既可以解軍事上之倒懸，至少亦可博得一部份人之稱
讚。

大概發行鈔票之人，未嘗不知道鈔票多，則紙與現金之比較
，即隨而變。不過他們的意思，以爲無論征稅與募捐，結果總是

從人民身上想法，使人民受苦。人民受鈔票之苦，尙說不出來：而政府則受益大，見效速。所以說發行鈔票，是一種新發明的抽稅辦法，或者名之曰變象的抽稅。但是舊時的不兌現紙幣，新式的財政家，多半不採用；信用不好的國家，也多半不採用。例如現在蘇俄的國家銀行，不僅將所有存在國內國外的黃金寫出來，作為紙幣的準備，而且還要將世界各國所少見的白金，也寫出來，作為準備。雖然準備如此之多，覺從數目字方面考究，據我看來，還是有限。

若詳細研究歐洲各國發行紙幣的舊辦法，與蘇俄發行紙幣的新辦法，勢必寫出許多統計來，使讀者生厭。總之無論新辦法也好，舊辦法也好，同時非把現金集中不可，非把對外貿易操縱不可。雖以工商業落後的俄國，（以歐洲各國比較）為實行此種籌款政策故，雖戰事早已終了，至今還把對外貿易，由國家經辦。（此處須待專篇討論，要知俄國最近金融市場之較穩定，國內幣制之較鞏固，其原因皆由於對外貿易之操縱。）但事實上雖辦到如是之周密，以全歐各國而言，其結果究竟若何？恐紙幣上所得之利益，不過一時的，而且為時極短；而紙幣上所受之痛苦，有至今還不能復原的。故歐戰後的英國，不僅不實行其加發鈔票之政策，而且毅然決然，實行其減少鈔票的政策。就是有兌現的能力，也要把鈔票的數目減少。照中國財政家眼光看來，可以說英

美政府是蠢，俄德法政府是聰明，我們應當學人家的聰明方法才是。宜其乎銀行尙未開張之前，財政部即有預備發鈔票之通告。同時為推廣發行額起見，事先就聯想到現金集中的辦法，不過尙未想到操縱對外貿易的辦法。操縱對外貿易的辦法，或許也會想到，而事實上不能行。但現金集中的辦法，雖一紙公文，能行而亦不能徹底。滿黃浦江的外國兵船，皆是現金集中之碍，此是人見得到的，財政家自然事後也見得到，於是乎朝令夕改。

不得已，辦法雖不行，目的必達到；銀行雖未開，鈔票必先發。所以說中國財政專家的聰明，實可與外國政府專家齊驅並進。就是辦法不周到，現金集中與對外貿易，有時辦不到，而他們的胆量；確在外國財政專家之上。

財政家的聰明，的胆量，雖如此之大；而中國一般小百姓之聰明，似乎亦不弱。在鈔票一點上，似乎與德國的傻瓜，大不相同。廣東中央銀行，以胆量稍大之故，雖以平日的信用，即刻引起一場恐慌。故發行鈔票之事，在政府一方面的，各國所常見。而對付鈔票之事，在人民一方面的，例如第一步，擠兌，第二步，紛紛向外國銀行轉去，第三步，第四步……等等，在各國或少見，在中國則數見不鮮。原來中國人，就不大信用鈔票，略微有點風潮，人民對於鈔票信用之薄弱立現。且以外國銀行勢力廣佈之故，可以說此種籌款政策，是為鸚鵡雀。我想此種心理，是大

多數居民，爲本身利益計，時時顧念到的。最可惜的，就是一般財政專家，只知道現金集中發行鈔票等等名目，從外國書報上看來，不十分完全的；而忘記了當年中交擠兌，各處銀行擠兌，在中國社會上，所常見的故事，與現在一般中國人，對於國家銀行鈔票的心理，尤其是上海一般商人的心理。

薩各與樊才第的案件

張慰慈

薩各與樊才第的案件從一九二〇年鬧起，鬧了七年多時間還沒有解決。同時這案件非但驚動了全美國，並且已經驚動了全世界。美國麻色珠賽邦各級法庭審查這案件有六年多時候，直到今年才判定於四月十號執行這二人的死刑，以後又因各方面的抗議，麻色珠賽邦邦長就宣告緩刑，定於八月十號執行。但在八月初旬，對他們表同情的人又起來抗議示威。紐約的地鐵鐵道也炸燬了一段，他處也發生了暴動，甚至於歐洲各處美國使館與領事館也都受民衆的威嚇。麻色珠賽邦邦長又宣告緩刑十二天，延期到八月二十二號。

我們看了這數星期的報紙，一定要問一問薩各與樊才第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查一查他們究竟做了什麼樣的事竟致這樣的驚動全世界？

薩各與樊才第並不是什麼大人物，他們都是意大利的僑民，

薩各是一個鞋廠裏的普通工人，樊才第是一個小城裏的魚販。他們也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祇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並且一心一意的想打倒資本主義。在歐洲戰爭期內，美國實行強迫徵兵時候，他們就逃到墨西哥，逃避當兵的義務。戰後回到美國，又時常宣傳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所以這兩個人早爲一般「美國主義」的忠實信徒所深惡而痛嫉的，並且在七年以前美國「清赤」運動盛行時候，美國司法部也早已注意到他們，早想借一個名目，把他們驅逐出境。正是這時候，有兩個小城內前後發生了兩件殺人劫財的案子，警察尋不到正犯，不能破案，就有人疑心到他們二人身上。恰巧有幾種偶合的證據，容易牽涉而不容易解釋，於是這罪名就歸在這二人身上，法庭定了他們的死罪。這一來，便把無政府黨裏邊兩個無名小卒變做名滿天下的人物了。

這件案子既已鬧了這許多年數，鬧得很大很複雜，如果要明白這案件的性質，且聽我把其發生及經過的大概情形約略述一述。

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號下午三點鐘，South Braintree地方有一個鞋廠的開支員，帶了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美金從公事房出來，預備到廠裏去開支，但走到大馬路上，他與他的同事就被兩個強盜用手鎗打死。當時又從後面開上一輛汽車，強盜把

錢箱丟入車內就立即跳上汽車，開快車逃走。兩天以後，這輛汽車在附近的森林之中尋到。

Braintree 盜案發生時候，警察正在偵緝鄰近一個城市（Bridgewater）中所發生同樣的案子。據一般人的觀察，這兩件盜案都是一幫盜匪所做的，他們都乘汽車逃走的；並且據當時目睹的人說，盜匪又都是意大利人。在 Bridgewater 所發生的盜案，盜匪的汽車是向 Cochesette 城市開走的。Bridgewater 的警察長就在 Cochesette 城內偵查一個有汽車的意大利人，名字叫 Bodá，警察長查出兩件事：（一）Bodá 的汽車是在汽車行內修理，所以他即知照汽車行東家，將來有人領這車時候，須立即報告警察。（二）Bodá 是與一個激烈人物名叫 Coacci 同居的。

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六號，就是 Braintree 盜案發生的次日，這位警察長曾經到過 Coacci 的家，並且看見他匆忙的收拾行裝，急於要離開遠行的樣子。以後在那尋到的強盜車附近的地方又發現一輛汽車，這位警察長就認定這是 Bodá 的汽車；同時他又根據於他的新發現斷定 Coacci, Bodá 的朋友，是帶贓款逃走的盜犯。可是在當初時候，他還沒有想到這幾點，他還以為誰到汽車行裏領那汽車的人就是這盜案的嫌疑犯。在五月五號的晚上 Coacci 同了三個意大利人來領汽車了。可是這幾個意大利人却有

需用這汽車的重大理由，我們不能不把這其中事實約略說一說。

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是美國清赤運動最利害的時期。那時候他們有一個朋友，叫做 Salsedo，是被美國司法部關在紐約辦事處的第十四層樓上。五月四號就發現這個被監禁的意大利人死在馬路上。他的一班朋友得到了這消息，自然是驚慌得不得了，一方面要藏匿一切宣傳品，又一方面還要通知他們所有的朋友。因此，他們是急於要領一輛汽車。那天晚上到汽車行領車的四個人之中，兩個就是薩各與樊才第。汽車沒有領到，但警察方面却得到報告了。薩各與樊才第便在電車上被捕，Bodá 是逃走了，還有第四個人 Oriani 是第二天捉到的。

這位警察長就想把兩件盜殺案都推在他們身上，但在事實方面却做不到。因為 Oriani 在這兩件案子發生日子都在工廠內工作，並且有人出來正式證明，所以法庭就不得不把他放走。薩各是一個工廠內的工人，可是他在四月十五號這一天請了一天假。所以他就免不了做了一件盜案的嫌疑犯。樊才第是一個魚販，所以沒有廠主可以出來證明他在什麼地方工作，他就變了兩件盜殺案的嫌疑犯。

薩各與樊才第就做了盜殺案中的要犯，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一號在麻色球賽邦的邦法庭開始審判，審了七個多星期，於七月十四號完案，定為第一等的殺人罪。

從表面上看起來，這件案子也祇是一種普通的盜案。兩個人是已經打死了，金錢是已經被搶了，唯一的問題就是薩各與樊才第二人是否正兇。關於這問題，雙方相衝突的證據是非常之多。替國家做證人的共五十九個，為被告做證人的共九十九個。在審判時期，美國人民的反赤反共運動正是非常厲害，法庭與檢察官未免利用民衆心理，在法庭上有意使他們二人供出他們的激烈主張和不愛國的行爲。我們把審判時候的問答，略舉幾條，就可以明白這一層。

檢察官問 樊才第先生，所以你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想逃避當兵的義務，就離開美國。

答 是的。

問 國家正在戰爭時候，你就逃開，你就可以不當兵了。

答 是的。

在審判薩各時候，這一類的問答很多了。

問 你昨天是否說你愛一個自由的國家？

答 是的。

問 你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是否愛這個國家？

答 我沒有說——我也不要說我不愛這個國家。

問 你是否逃到墨西哥，不願意替你所愛的國家當兵？

答 是的。

問 假使你的妻子需要你的時候，你就逃開，這是否就是對於她所表示的愛情。

答 我並沒有逃避她。

問 你想你國家正在需要你的時候，你就逃避，這是不是應該的？

答 我是不主張戰爭的。

問 你不主張戰爭嗎？

答 不。

問 你想你的做品是膽怯的行爲嗎？

答 否。

問 你想你的做品是勇敢的行爲嗎？

答 是。

問 你想逃避你的妻子是勇敢的行爲嗎？

答 否。

.....

問 你昨天說你愛一個自由的國家，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答 請給我一個機會解說明白。

我從小在意大利時候，我就是一個共和黨的人。我想共和制度總能給人民很大的教育與發展個人和家庭的機會。這是我的理想。但從我到了這地以後，我覺得一切情形與我的理想

完全相反。我在意大利的時候，我的工作反而沒有像在此地那樣苦。我在意大利也能像在此地一樣的自由。一切工作狀況是相等的，但在意大利是舒服得多，每天工作七小時或八小時，吃也吃得好些。這是實在的事實。美國是一個較大的國家，所以一切好的食料自然是很多，可是也祇有有錢的人才能吃得起，不是勞工階級所買得起的。我在此地做了十三年的苦工，無論怎樣勤苦，我也不能把錢存入銀行，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進學校。所謂自由主義是要使各人有機會表示他自己的思想，並不是像二千前的西班牙要各人遵守一種至尊的觀念。我的觀念可是錯了。我在此地看見最有智識與教育的人捉進牢獄，關了數年，死在裏邊。例如 *Dubs* 是美國的一個大人物，祇因他是一個社會黨領袖，所以關在牢獄，他此刻還是關在裏邊。他所要求的是使勞工階級有改善生活的機會，能把子弟送進學堂，抬高他們的地位，但你們却把他送進牢獄。這是為什麼呢？祇因為資本階級不願意工人工子弟有進學校或哈佛大學的機會。……你們嘗說 *Rockefellers*, *Morgans* 給了哈佛大學五十萬，又給了另外一個學校一百萬；你們每天稱贊他們，說他們是大人物。我却要問一問，誰有進哈佛大學的機會？*Rockefellers* 化了一百萬，勞工階級能得到利益嗎？一個貧窮工人每星期得工資二十一

現代評論 第六卷 第一百四十三期

元或三十元，就是八十元，那有能力把子弟送進學校？……工人養大一個兒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等到這個兒子長大，你們的 *Rockefellers* 你們的 *Morgans* 又要把他送到戰場上去送死。為什麼呢？因為現今的戰爭是商學的戰爭，是百萬家產的富翁的戰爭。我也曾經替愛爾蘭人做過工，我也同德國人，法國人，與別國人民共過事。他們都是很好，我很愛他們。我為什麼要去殺他們呢？所以我是反對戰爭的。

.....

這是薩各所供他的主張。可是這一段口供與這件盜案有什麼關係呢？檢察官為什麼要這一套話，迫他宣布他的政治主張呢？依常理而說，美國那時候正在反赤運動非常厲害時期，法庭為維持公道起見，萬萬不應在審判案件時候，牽涉被告的激烈主張，激動陪審員的偏見。可是在薩各與樊才第案件，檢察官却用這樣的手段，很像有意煽動陪審員的感情，影響他們的判斷力。陪審員的判決是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號送交法庭的。以後被告方面屢次想翻案都沒有結果。再後上控到麻色珠賽邦的最高法庭，該法庭又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號判定無誤，拒絕重審。

在審判這案時候，法庭所認為最重要的證據是從死人身上所取出的鎗彈。薩各被捕時候，身上有一枝手鎗，是一種 *Colt* 自動手鎗。經專家的研究，死人身上取出的鎗彈也是從一種 *Colt*

自動手鎗發出來的。但這不能算是充分的證據，因為同樣的手鎗裏都可以發出這樣的彈子。在法堂上，法官與這位專家的問答如下：

問 你對於這鎗彈是否從這手鎗放出，有意見嗎？

答 有。

問 你的意見何如？

答 這是可能的。

法官問到這句話，就不再往下問了。這位專家以後自己會聲明，如果當日法官再問，「你能斷定這一顆彈確是從這一支手鎗放出的嗎？」他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法官當日頗像有意舞弄證據，惑亂陪審員的觀聽。

現今被告方面已經得到一種新證據，非但可以證明薩各與樊才第不是殺人的兇手，並且又能積極證明殺人盜財的確是另一羣盜匪。從前同情於他們的人不滿意於法庭的判決，要求覆審，祇因法庭在初審時候的態度不公平。現在被告方面要求覆審是因為發現了新證據已經可以證明此案是別人所犯的罪。

在一九二五年有一個葡萄牙人叫做麥特路 *Madeiras* 犯了殺人的罪，與薩各關在同一個牢獄裏。在十一月十八號。他託獄裏的信差，送給薩各一張便條，其中說：

「我招認 *Braintree* 鞋廠的罪案有我在內，薩各與樊才第並

沒有參與其事。」

一個犯人對於另外一個犯人的招認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當時薩各得到了這紙條，他並且起了種種的疑心，以為這是一種詭計。可是他的律師曉得了這件以後，他就詳細調查，並且得着下列的事實。

在一九二〇年，麥特路祇是一個十八歲的小孩，但却已經犯了罪案。他是與一羣意大利強盜為伍，時常搶掠貨車。有一天晚上，他們約他到 *South Braintree* 搶鞋廠的開支員。因為他是一個新手，所以他祇能做一個助手。他們同去的有三個意大利人與一個開車的。放鎗的人是一個年近四十歲的意大利人，其餘的人祇站在汽車相近地方看守。但麥特路招認時候，他始終不肯說出這一羣人的真姓名。可是根據於他招出的話，人家就能推測其他一切的真實情形。比方他說，他們一羣人專搶貨車的在 *Providence* 地方確有這樣一羣著名的盜匪，叫做 *Morelli Gang*。並且他所列舉的一切人物與事實，又與這羣人的情形很相合的。

這種新證據發現後，被告的律師團就要求法庭覆審此案，可是法庭爲了種種條文上與手續上的拘束，至今還不肯受理覆審的要求。

（這篇的材料都是從 *Frankfurter's The Case of Sacco*

and Vanzetti, 節錄出來的。這一篇極詳細極精密的文章是在三月的 Atlantic Monthly 發表的, 現在已另有單印本)

附記

適之

慰慈的這篇文章是八月二十二日以前做的, 那時薩各與樊才第的死耗還不曾傳到這邊。現在現代評論的記者要慰慈加一個跋尾, 補記他們的結局。不幸慰慈有點病, 不能作文字, 他托我補作幾句。

薩樊二人的案子本定了今年四月十日執行死刑。那時我還在美洲, 我的船是四月十二日離開西雅圖的, 開船的前一天, 報上登出邦長傅勒 (Governor Fuller) 已宣告緩刑四個月。

在這四個月之中, 同情于薩各樊才第的人在各方面運動, 要求覆審, 要求邦長特赦或減刑, 要求聯邦法院提問, 要求大總統干涉, 均沒有效果。

邦長傅勒爲了此事還組織了一個特別諮詢委員會, 會員爲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 (Lowell) 麻省工科大學校長施特拉頓 (Strafford) 及曾任法官格蘭脫 (Grant) 都是全國知名之士。他們的意見也以爲這件案子的審判不能說是不審慎了。

諮詢委員會之外, 邦長還組織了一個特別審查委員會, 專作審查此案的事。審查的結果也承認此案沒有覆審的必要。

八月十日的行刑期快到了, 本邦最高法院審查被告律師團請求覆檢, 尙未完畢。所以邦長又宣告緩刑十二天, 使法院可以完畢審查的工作。

最後, 最高法院宣布審查的結果, 說原判無誤, 不准覆審的請求, 因爲上訴的期限已過了。最高法院宣告書的原文, 我們沒有見過; 據報紙的記載, 他的大意如此。

於是八月二十二夜, 半夜後, 薩各, 樊才第, 與麥的羅遂死在電氣椅子上了。一件驚動全世界的七年大案子遂從此結束了。

這件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我們見慣了同情于薩樊二人的言論, 往往推想美國的法庭是暗無天日的。這也是一偏之見。研究此案的, 除慰慈文中已舉出的幾點之外, 還得明白下面的幾點;

(1) 美國各邦的司法制度很不一致。大概東方各邦偏于保守, 而中部西部勇于改革。如此案的要求覆審, 若在中部西部的法庭, 當可以達到目的。而在麻色珠賽邦 (Massachusetts) 則不能如此容易。哈佛大學法律教授弗蘭福德 (Frankfurter) 記此案的長文 (即慰慈所根據) 中曾說;

此案若一紐約邦上訴院審查, 或在英國刑事上訴院審查, 則事實上的評判與律文上的評判皆在檢查範圍以內; 法院可以檢查全案而定原判能否成立, 但在麻色珠賽邦, 則上級法庭

覆檢的範圍狹小多了，他們只檢查當日承審推事的行爲，只能問律文的問題，而不及事實的問題。（大西洋月報，本年三月號，頁四二七）

(2) 美國是聯邦制，中央的法院不能干涉各邦的司法。故聯邦的法院與大總統皆無法干預此案。

(3) 此案最強的證據是麥的羅的自供。麥的羅自認曾參與 South Braintree 的殺人劫財案，並聲明薩各與樊才第二人無關。同情于薩樊的人自然說這是充分的證據。但法庭上却不能這種說。因為麥的羅是因別的案已定了死罪的人，他多認幾案，也不過是一死；況且麥的羅在獄裏曾經越獄一次，已鏢斷了窗上的鐵條，打倒了監獄的。所以他的證據不能得人的充分信任。

(4) 邦長本可以特赦或減刑的。但美國與世界的無政府黨人做出了種種示威的暴動，炸了使館領館，甚至于炸毀了紐約的地下電車道。這種暴動不能救他們的命，反激怒了一般公民的心理，因為暴力若能影響司法，司法制度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這件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議，我們中國人却只有低頭羞愧，不能加入這種抗議的喊聲。我們不配譏諷美國。人家爲了兩個工人的生死鬧了七年之久，審判與覆查不知經過了若干次，然而至今還有許多人替死者喊冤，鳴不平。我們生在這個號稱「民國」的國家裏，兩條生命算得什麼東西！殺人多的便是豪傑，便是

聖賢，便是「真人」。我們記敘薩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頭流愧汗了。

八月三十一日。

小說

撕掉的一頁

許君遠

星期六第四時的法文，一禮拜最末的一課。

是拙子最討厭的功課吧，你瞧，上禮拜以至上上禮拜，不，以至上上上禮拜，每到法文這一點鐘，他那第三十三號的坐位總是空着。不過星期二四的法文，誰也會看到三十三號坐着一位亭亭洒洒的青年。（因為第三十四號坐的是一位嬌小玲瓏的林女士，有幾個男子不愛瞧女人，你想？於是第三十三號也連帶地被人留意）。莫泊三的領帶已開始了，這篇給他不少的興趣。從他的連發問題，逐字逐句以求甚解，就知道他不是那班只爲給講堂桌子填空白的可比。那末，「討厭」的形容詞有些不妥恰呢。

隱密司林的人們，由下意識裏又發現第三十三號坐位「虛懸」着，在第五禮拜六。

然而這倒是很易解決的問題：在校園西偏，蓮花池岸，有一位穿淺藍大褂的人在踟躕徘徊。他胳膊窩裏夾着一疊講義，一本

法文字典；臉兒熱的紅紅的，顯見得是怕誤上課，跑了一截路的。「但他爲什麼沒去講室？」——回答這句話，我還得先把愛神姐姐 Venus 請將出來。

照規矩講，今天不是拙予應當上課的日子；P女學的接待室特別容易擠滿，所以他要去會芙珉，總是在十一點吃午飯，十二點十分到P女校；因此法文不能不被犧牲。但他想自今天始改改規矩，這原因並不是在他想立志於學問；也不是在他沒了車錢；更不是在他想避避那雙目灼灼的接待室聽差，實在那老聽差給他的待遇，有時真不能忍受：例如他每次去了，「他」懶喪喪地帶着睥睨的神情跟着走到接待室門口，把鑰匙伸到鐵孔裏一插，便立即轉旋，這時，我們的朋友拙予垂一垂頭自己開門進去。——不過拙予想改規矩的全不在這幾點。

前一月裏，三春將去的一天，經了半宵的疏疏春雨，梨花的玉瓣片片卸落；海棠壓枝，倍增鮮妍；從校園散步歸來，給了拙予不少的詩意；他想到北海，想到芙珉，給她打電話邀她，她欣然地應允。

他同芙珉的關係，不自北京始。她在T縣師範肄業的時候，信件的往還已很頻數，那時他在天津N中學；他到北京入了C大學之後，她也就在師範畢業了。因爲升學的補習，她插到P女校。信雖然可以說是寫到「妙」處，不過初次相會，他是多末拘拘

束束，她又多末靦靦靦靦？在他理想中不會如此，所以他曾預計着怎末才能把一片「生疏」打除，怎末能使她如依人小鳥。誠然的，憑她那先天的活潑，美妙的姿態，使人一見便能生出一種快適。「但爲什麼終於像有所隔閡？一定是怨我自己」。拙予常是這末想。他很知道，愛人中間的出產品，豈止握手，擁抱，接吻，摸乳頭；此外附屬品一定還多。「但熱刺刺地怎好意思去伸手給她？」好幾次他是欲作還休了。

白塔底下，小角亭裏，他們作了第一次的接近。

清涼涼的早晨，遊人比往日稀少。松柏蒼翠，嫩柳含煙；登到半山坡，眺着略着日光明靜無塵的全海。天氣帶些峭寒，披着衫衫感些涼意。「冷不冷？」她不回答，只是暈暈地一笑。

他走向前攬住她的手；說：「啊，好涼！」她羞縮地一掉頭，但這是婉妙的「處女羞」，並不是內心裏的不願意。

此後在他心裏又換了一幅境界了。手握熟了，又生出別種的缺陷，又想作第二步的要求。

接待室裏最重要的一幕：

頭去那裏之先，拙予忖思着，默念着，熱血騰沸着。把白帆布鞋刷了又刷，（無奈鞋粉的力量薄弱，終不如他新着脚的襪子白！）把袖口略有汗污的襯衫換上，有墨點的外褂也被褪將下來；不過，石青袍袍的下面，他發現出一個白的泥斑！於是他又昏

了一杯清水蘸着刮了幾下。對着鏡子梳了梳足以自豪的分頭，油亮而光澤！但同時，他自恨自己的膚色生得略黑一些。

又吃了接待室老聽差的一斜看！然而希望充滿着，誰去計較別的一切？耐不下心去，你瞧，他聽到過道的脚步聲，便愕然地從軟椅上站起，或是從窗縫裏往外看看。（未完）

殭骸（續）

胡也頻

天明時候，他乘着僕役們不會起來，就用全身的力，把這個冰冷僵硬的女人背到臥室去，放在靠榻上面。他一面換衣服，一面望她微笑。他深深地吻了她一下，便走了，並且把門鎖着。

「我就回來的！」他站在門口，臉兒向着門，帶着安慰的聲音說。

「天成洋行」，他想，把一捲鈔票放進褲袋去。「還是大寶公司好？」同時，在他的腦裏，他使用力去搜索，這種的苦思，是他生平所沒有過的，也就是因此他不敢相信他所想的，因為他所須要的東西是太複雜太瑣碎了，單就香粉——這應當買那一種的好，已夠他的許多時候去躊躇……

真的，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忽然想起有許多東西忘却了，但已經買了的，却也夠多，那是用三個僕人從門口攜進來的。

他快樂地大踏步走進來，到了臥室門邊，就轉身向隨在他身

後的僕役說：

「放下吧，這讓我自己動手去。你們，我今天放你們一天假，你們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到天黑再回來吧！」

「是！」僕役們同聲答應，顯然是意外快樂的一種聲音。他們放下東西，便走了。

孟素先生開了門，他一眼就看見他的愛人，她是那樣安靜地躺着，但很羞怯似的，這使他愈生了憐惜。

很長久地吻了她一下，他才把堆在門口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拿進來，打開了……於是開始把床上的原有東西都丟下來，換上他所新買的種種……他又把這個冰冷的女人背起去，睡到那紅粉色的鵝絨氈上，把頭放在白緞繡花的枕兒上，又用淺湖色印度細綢的單單蓋着她身上……於是他向她端詳，他覺得她的皮膚隱在細綢裏面，分外顯着潔白，柔潤，接着他走上前去，撫摩她，不久他的臉兒便挨下去，從頭到腳地偎貼着，也像熨斗在熨着一件衣衫似的。

「我愛……」他狂亂地低聲叫她。

他坐在床沿，把她的頸項放在他的腿上，用一把小小精緻的木梳子，替她慢慢輕輕地梳頭髮；他並且把極好的香水替她洗身；又把香粉撲滿她身上，用胭脂微微地抹她的嘴唇……最後，他全身又發燒又戰慄，心兒狂跳，他沒有一點力氣去做其餘的事了

，就躺下去，拚命的——但又是那樣小心珍重地去擁抱她，他覺得有一個世紀那樣長的時間在他的眼前一下飛過，他的知覺似乎完全迷糊了。

到他知道在床尾那邊的衣鏡裏面，是映着一對人兒，而那個擁抱着又年青又美女人的男子，便是他自己，他簡直不相信他現在已經有三十二歲了，那影子的的確確看去只像二十來歲左右的。

他不禁地在她的眉頭吻了一下，失聲地叫道：

「我愛！……呵，我是怎樣幸福呀！」

從早晨到夜晚，他沒有離開她。

(三)

第二天，他在熟睡朦朧時候，忽然模糊地聽見影響。

他醒來了，便問：「誰？」

「我……少爺！」是老僕人萬興的聲音。

「你」，他說，「你有事麼？等一等再來吧！」

「你不到醫院去麼？現在已經過時候了。」老僕人不待回答，便咳嗽着走了。

「什麼！」他想，「到醫院去？我這到這樣罪惡的地方去麼？這樣罪惡的……」於是他爬起來，却是戀戀的，並且又重新做一番屬於愛情之熱的種種工作，然後才跑到工作室去，開手便把

他十餘年來由腦力和心血所造成的標本，圖記，以及關於解剖學研究的等等東西，都撕碎去，把所有私用的儀器也毀壞了，接着便寫信辭掉C醫院的解剖科主任，和其他職務。……

「好了，」他看着那種種東西，快樂地說：「讓我現在成一個幸福的人！」

於是他又去看守，依傍着她。

他的生活便完全變樣了。

他謝絕一切賓客……他不要僕役們走近臥室來……除了吃飯和洗盥他要到另一間房子去，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緊關着門，倚倚她……他儼然像一個厭世的隱者似的。

因此，萬興——這個忠誠關切的老僕人——對於小主人的起居忽然變態，覺得很詫異而且擔憂着；他爲了愛惜和疑慮，還憑了他老主人昔日的親信，他便冒然去叩孟素先生臥室的門。

他一面說：「我知道你不要什麼人來，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要和你說……」他又咳嗽了。

孟素先生對於這個鬚髮金白的老僕人，並且是他父親遺留給他的惟一親人，一切的犯失都給以原諒，於是他便走出來，隨手又把門關上。

「有什麼事？好說！」他站在門口。

「我……我要和你說，」他忍住咳嗽，「我說，怎麼呢，少

爺，你現在什麼全變了？」在他滿着陰暗的眼珠，却閃起一些光影。

「放心吧，什麼事也沒有。」

「沒有？你……你爲什麼把那些好東西都弄壞呢？」

「我不研究醫學了。我現在正做着比什麼都好的事。你放心吧！」

「那……那就好了！」接着，他的那套老話，又開始了：「少爺！你應該知道老爺和太太祇剩下你一個人……兩位小姐是不用說起了，唉，太太臨終的時候她們也不來……你現在有三十二歲了，（我沒有記錯呀！）你曉得麼？三十二歲了，這是人家的孩子都可以上學的時候了，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娶一位少奶奶，我知道，這在你並不是難事呀！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

這一種家族的觀念和忠誠的信心，却把他的咳嗽忍住了；使他囉囉地說了這樣多的話，在他真是難能而罕有的。

「你放心」，孟素先生安慰他：「終久自然是要娶的，慢慢地瞧吧！」

「那……那就好了！」他便咳嗽着走去。

孟素先生又關起門，悄悄度他甜蜜的日子了。

（四）

然而，無論孟素先生怎樣的溫柔，怎樣的倚偎，怎樣的愛惜，而這個絕了血脈循行的女人，終於不宜生存在空氣裏面，漸漸地從內部便生起變化了。

當初，雖然孟素先生是學醫的人，但他因了沉溺於戀愛的狂熱，對於這點常識，竟忽略了。直到那屍體腐爛的氣味超過香水和香粉，他才從華麗溫軟的床上嗅見，可是他知道，這已經很早就無可救藥了。

在他發現這種不幸事情的時候，他簡直要發瘋，駭住了，怔怔地對她瞧着，眼淚默默地通行過他的臉上。

「唉！……」他懊悔了：「假使在那個時候，我用醫藥的功効能夠把你保存到若干年，然而現在，完了……我究竟不曾愛護到你！」

從這時起，他雖然依舊或更甚的去吻她，撫摩她，和她擁抱，對她凝望，或是把她的手指含到嘴裏去，做着凡是一對愛人兒所親熱的事，然而一種潛隱的悲哀已襲擊他的心，在每一秒時間的過去都帶給他眼前的橫禍，他覺得，死神的手已放在他的背上了。

他常常把臉兒埋在手裏，慘聲的叫：

「……可憐我呀！」

可是，在他的憂慮，愁慘，悔恨，以及希望解救，和回憶着

甜蜜而同時又覺得悲哀的日子裏面，無論怎樣，那個使他狂熱的女人，豐滿的眼睛便慢慢地陷下去，肚皮變了顏色，嘴裏吐出難嗅的氣味……她腐爛了。

他時時把眼淚洒在她身上，她承受了，然而她體態和肌膚的美，雖說因此撫愛，也終於顯現可厭和可怕的醜模樣了。最後，他捧着她模糊的臉兒，舌尖去舐她從凹了的鼻孔中流出來的黃水，劇痛的心去挨她的胸部……他昏迷了。到醒來，他又用力去擁抱她，並且撞命的揉着，慘聲的叫：

「我愛！……我愛呀！」

於是他下了決心，他寫了一封信。「你坐車到C醫院去」，他把信交給萬興。「見院長，把這封信給他，要親身交給他……好了！」

「是——」可是萬興又問他：「少爺，你看你，你這幾天又變樣了，真是——這樣瘦得怕人，眼睛像哭過兩天兩夜似的……」

C醫院院長接到萬興給他的信，因為他正患眼病，用藥水洗着眼睛；他就叫他的夫人代看。

他的夫人便把孟素先生的信唸給他：

「……朋友！請你不要認爲我這一件事是因了神經變態；我

是非常清白地做我所做的事！應當怎樣向你說呢？我，我愛上給我解剖的那個女人！當然，我沒有解剖她，却把她安置在我床上，其間所經過的可讓你想像去，但她竟因此腐爛！腐爛，這是一個怎樣可悲的名詞呀！可是，現在我也願意這樣的腐爛了！……你，假使還有我們昔日的友誼，且容納我的懇求，把我和她歸殮在一個棺材裏面，好讓我喉管裏奔流出來的熱血去染她已斃的心！……別了，祝幸福永遠在你們倆身上！」

院長夫人是三次間斷的唸完這封信。

十六年。

詩

追不上

饒孟侃

時間在我前面跑，
喘着氣的我在後面追，
「我沒有招你惹你，
誰叫你跟着我一齊來；
別想我回頭等你，

追不上是你自己活該。一

時間在我前面跑，

喘着氣的我還想去追，

「你纔跟了十來步，

就拉下了又算什麼；

你去打聽，那從古

到今跟得上的有幾個？」

八月，十五日。

新月書店 開設在

上海法租界 法國公園附近 華龍路

新月書店 是著作家合組的書店

新月書店 出版的書是第一流的書

新月書店 已出新書五種日內還有十幾種出版

新月書店 代售的書是經過選擇的

新月書店 能替讀者代買書籍不另取費

新月書店 歡迎……各界參觀

上海永安公司

選辦日用品物

輸出中華土產

為中國規模最大之商店

永安人壽保險公司

永安紡織公司

永安水火保險公司

維新棉織廠

銀行儲蓄部

大東旅社酒樓

天韻樓遊戲場

木器製造廠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浙江路口

鴻章紡織染廠

(批發所) (中)七九〇三號
 (紡紗部) 電話 (西)二八三四號
 (染織部) (西)九八五號
 電報掛號中國一七四四號

總廠在上海麥根路五十三號
 總批發所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精紡各支勻潔紗線
 督織各種絲光布疋
 漂染各色布疋紗線

農商註冊之純粹國貨工廠

本廠創業十載延聘技師督紡絲光紗線監織各種布疋凡(花呢)(嗶嘰)(席法)(直貢)(斜紋)等質地精良
 駕乎舶來諸貨並精究漂染整理顏色鮮艷花樣新奇蒙
 農商部註冊及稅務處核准免稅各處賽會迭獲獎章如蒙愛
 國同志熱心提倡無任歡迎茲將出品及商標披露如下

- | | |
|---------------|---------------|
| (寶霖).....粗細棉紗 | (鴻).....條子漂布 |
| (福壽).....粗細棉紗 | (鴻).....精織細布 |
| (寶霖).....絲光各線 | (雙).....漂白斜紋 |
| (鴻慶).....各色線呢 | (三).....漂白斜紋 |
| (雙鳳).....各色嗶嘰 | (三).....各色斜紋 |
| (鴻慶).....各色呢 | (卅五福).....絨布 |
| (三羊).....各色線呢 | (以雙鳳).....絨布 |
| (雙鳳).....各色直貢 | (卅雙馬球).....絨布 |
| (三羊).....各色直貢 | (卅快馬).....絨布 |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商辦廣東銀行有限公司廣告

本銀行係完全商辦在香港註冊

法定資本金 香港洋一千一百萬元
 收足資本金 香港洋八百六十餘萬元
 公積金 香港洋八十五萬元

總行 香港
 分行 上海 紐約 舊金山 廣州 濱州 漢口
 代理處 天津 北京 英京 日本 小呂宋 南洋等處
 營業 專辦銀行業務及一切儲蓄交易格外克己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分行 英租界寧波路八號
 電話 中央一七七六 一七七七 一七七八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三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 上海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上海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滙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滙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盧學溥

上海分行

經理 胡祖同 孟嘉

副理 黃啓堯 筱彤
袁鍾秀 崧藩
吳興基 君肇

行址 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話 經理室 中央 三〇〇五
營業室 三〇〇五

電報掛號 6639 (通)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滙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董事室

總經理室

電話

經理室 (營業儲蓄部)

金幣部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和豐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 總額叻銀二千萬元先募八百萬元收足四百萬元股東尚負責任四百萬元

公積金 叻銀二百萬元 (叻銀卅元約合國幣一元二角)

總行 新加坡

分行 香港及南洋重要商埠八處

業務 各種銀行業務

行址 九江路九號

電話 (中央) 經理室 〇二七 匯兌部 〇二七 營業部 〇二七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伍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銀行為代個人及法團

記賬之機關

金錢出入須以賬冊記載庶有查考故富有之家每聘請賬席以理資產之收支若個人及法團則存款於銀行最為便利既省一己記賬之煩而存入支出之期雖歷時久遠亦仍有所查考蓋銀行之收付有**解銀簿支票簿**或收賬與付賬憑證為據且逐日由銀行分戶記載每月終由銀行抄送結單藉以了然其月收付之總數而支出用途且可記載於**支票**之存根不必另立賬冊又省却不少寶貴之光陰故銀行對於個人及法團可負記賬之責任俾得經濟時間為一般人所公認也敝行**活期存款**用支票按照銀行辦法辦理**往來存款**用莊摺按照錢莊辦法辦理**儲蓄存款**用儲蓄簿滿洋一元即可存款生息印有各種存款章程如蒙函索當即寄奉

上海華波路九號 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啓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公積金營業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行 支行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